

我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“阿狗”

■陈丽珠

闽南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“阿狗”，这是每一位上了年纪的长辈对晚辈的昵称。之所以强调“上了年纪”，是因为在闽南，长辈的年纪并不一定比你大。“年纪小，辈分大”的情况时有发生。只有那些头发花白、看着你长大的长辈，才会用独属于家乡的疼爱方式，这般亲昵地唤你一声“阿狗”。

当久居外地的你，带着一身的喜悦或疲惫回到家中，长辈们总会一边轻轻拍着你的肩膀，一边细细打量你。有时会像小时候那样摸摸你的脸颊，双眼含笑中泛着晶莹的泪花。他们会仔细端详你是不是瘦了，然后紧紧拉着你的手，一遍遍地念叨，“阿狗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”“阿狗，汝搁瘦喽”。长辈们的关切朴素无华，却盈满了牵挂，他们会用一顿又一顿你爱吃的饭菜，盛放那些沉甸甸的挂念。

从前在外读书，每次回家都先坐班车到镇上的车站。有时家人早早等在车站接我，时间不凑巧时，我便搭摩托车，迎着海边咸湿的风一路回家。摩托车停在巷口，从巷口到家的短短一段路，总能遇见几位年长的邻居。他们或坐在自家门口择菜，或在巷口的小店里闲聊，看见我总是亲切地喊：“阿狗，你放假喽。”一声“阿狗”响彻耳畔，回荡在石条厝深深浅浅的巷子里。直到那一刻，我才真正觉得自己回到了家，回到了那群从小喊我“阿狗”，盼我好好长大的长辈们身边，回到了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。

“阿狗”不仅是闽南长辈对晚辈的昵称，也寄托着对孩子安乐易养的期许。盼他们像小狗一样，无病无灾，健康快乐地长大。

小孩撒娇，叫作“阿狗气”，也作“阿狗虔”，形容孩子像小狗一样黏人，发出哼唧哼唧的软萌撒娇声。这样撒娇的孩子，又被称为“阿狗仔”，这是长辈对孩童的温柔戏称，常用略带无奈又满是宠溺的语气说出。比如“阿狗仔规日阿狗气，定欲恰依抱”，就是说孩子超级会撒娇，总是黏着大人要抱。

想想看，一个小小人儿，软软糯糯地围在你的脚边求抱抱，那小心翼翼又满是期待的模样，谁能拒绝呢？一声“阿狗仔”，带着宠溺和疼惜，满是长辈对孩子深切的爱意。

闽南人对孩子的疼惜，就是这般的直白又乡土。即便是现在，女儿哭闹时，我也会不自觉地张开双臂，轻声哄着：“我狗喽，妈妈在这儿呢。”一句“我狗喽”，是我不自觉流露出的、从母亲那里承袭而来的疼爱。为人母后，才懂得这一声“我狗喽”里的心疼与呵护。

一声“阿狗”，是闽南长辈的温柔牵挂，是回家的信号，更是闽南人温柔而又含蓄的爱意表达。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稚儿，还是头发斑白的老者，只要你的长辈还在，就还会有人疼惜地喊你一声“阿狗”，让你仿佛又回到了童年，又变成了那个惹人疼惜的孩子。

岁月温柔，何其有幸。

俗语的“变脸”

■黄永治

“过河拆桥”“门当户对”“无奸不商”……这些耳熟能详的俗语，在时光长河中悄然“变脸”，其本初的面貌，往往掩映在今日习以为常的释义之下。

让我们从“过河拆桥”说起。《三国演义》第四十二回，张飞奉刘备之命在长坂桥断后。为阻曹军，他命骑兵在马尾拴上树枝来回奔驰，扬起冲天尘土，自己则挺矛立于桥头，怒目而喝。曹军恐有伏兵，果然不敢近前。张飞见曹军退去，为防追兵，当即下令拆毁桥梁。不料复命时，诸葛亮却指出其失：拆桥虽能阻敌一时，却也向曹操暴露了己方兵少的虚实。果不其然，曹操闻讯后断定张飞无兵断后，即刻挥师追击。此处的“过河拆桥”，纯属战术行为，与道德评判无关。

在广东潮州，有座著名的桥——广济桥。广济桥的“过河拆桥”是基于其独特的梁桥+浮桥组合结构实现的，每天上午，十八只浮船连接成桥供人通行；傍晚则依次拖走，让出航道供船只通过。如此“朝搭夕拆”，既便民又通航，“拆桥”本身并非贬义，反而是

民生巧思。

《元史》中另有一则故事，“过河拆桥”的词义已然不同。元顺帝时，大臣彻里帖木儿奏请废除科举，出身科举的许有壬极力反对却未能奏效。颁布诏书当日，许有壬被特意安排站在百官最前排听诏。事后一位御史笑着对他说：“参政，您这下成了过河拆桥的人啦！您靠科举当官，如今废除科举您却站在最前面，不就像自己过河转身就把桥拆了吗？”许有壬因此羞恼不堪，此后称病不上朝。此处的“过河拆桥”已是骂人之语，与今日“忘恩负义”的语义颇为接近。

“过河拆桥”从战场策略、民生巧思，再到被赋予道德贬义，词义在时代流变中悄然转身。类似的情形，在其他俗语中同样可见。

“门当”与“户对”：本是中国传统建筑（尤其是宅院大门）中极具特色的构件。它们不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，更蕴含着古人朴素的科学智慧：“门当”石鼓稳固门轴、防风抗震；“户对”门簪有固定门框的功用。而后来的“门当”与“户对”，已经迥异原意，变为婚姻中双方家庭背景、实力相当之意了。历史上卓文君与司马

相如冲破门第束缚的故事广为流传，正是对传统“门当户对”观念的一种挑战。从具体的建筑构件，到抽象的社会阶层匹配，“门当户对”的词义转移，映射了古代社会对家族联姻中资源整合的重视，这种重视在语言中沉淀下来，却模糊了它最初物质形态。

“无奸不商”则经历了更为戏剧性的语义反转。其原初表述为“无尖不商”——古代粮商售粮时，会将量具装满后额外多舀一些，让粮食堆出一个尖儿，以此体现诚信与让利，是对商人的褒扬。但随着商业发展，部分商人见利忘义、缺斤少两，民间逐渐将“尖”误传为“奸”，“无奸不商”遂变成“没有奸诈就做不成商人”，成为讽刺唯利是图的贬义词。

这些俗语的“变脸”，正是语言作为活化石的明证。它忠实地记录着时代的轨迹：古人用它凝结对世界的客观观察；后人则不断赋予它新的隐喻，用以描摹、评判乃至规训复杂的人际关系。每一次词义的流转，都是一次文化的呼吸——在时代浪潮的冲刷与人为选择的雕琢下，那些被反复使用的语义，最终沉淀为新的“约定俗成”。

嚼嚼咽了

■蔡国英

小时候，我最怕的既不是考试，也不是打针，而是父亲那句不轻不重的：“嚼嚼咽了。”

那年我七岁，第一次尝到这四个字的滋味。学校要收资料费，十五块钱。晚饭时我嗷嗷着说出来，筷子上的青菜“啪”地掉回碗里。母亲放下碗，翻遍所有口袋，只找出七块三毛钱。空气突然像冻住了，连搪瓷碗碰撞的声音都格外刺耳。

父亲放下碗，盯着那堆毛票看了很久。他没有说话，起身出门。我趴在窗台上，看见他在院子的柿子树下站了很久，月光把他四十岁的身影拉得像六十岁。后来他敲开隔壁王叔家的门，回来时手里攥着几张纸币，递给我：“明天交给老师。”那钱上还有他没洗干净的机油味道。

那晚，他坐在门槛上抽旱烟。我小心地说：“爸，要不我跟老师说，晚点交……”他摇摇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缓缓说：“人生在世，有些东西苦，你得嚼嚼咽了，别吐出来。”

嚼嚼咽了。像是嘴里含着一块黄连，明知苦，还要咬碎它，吞咽下去。

从那以后，这句话在我们家像一把钝刀，切开了无数个艰难的日子。奶奶生病那年，父亲陪着在镇卫生院住了半个

月，回来后瘦了一大圈。他蹲在灶台边烧火，火光映照着他深陷的眼窝。“医生说还要再住一个月。”他对母亲说。母亲眼圈红了，父亲又说了那四个字：“嚼嚼咽了。”然后拿起锄头，去地里多刨了几垄红薯。

我读高中那年，家里实在凑不齐学费。我把录取通知书压在枕头底下，打算跟村里人去南方打工。父亲发现后，第一次对我发那么大火：“你想让我的苦白受了？”他卖掉了家里的耕牛——那是他家当里最值钱的东西。牵走的那天，他摸着牛背，手在发抖。我在屋里听见他低声说：“老伙计，对不住了。”然后把绳子递给牛贩子，转身，头也没回。

上大学走的那天，父亲送我到村口。他说：“外面日子更难，有啥苦的，嚼嚼咽了。”他没有再说下去，转身往回走。黄土路上，他的背已经有些驼了，秋风吹着他花白的头发。

多年后的今天，我在城里安了家，有了体面的工作。每当遇到难处我都会想起那四个字：嚼嚼咽了。渐渐地我明白了，这不是认命，不是麻木，而是对生活最深沉的理解。苦嚼碎了就不苦了，咽下去就成了筋骨。

父亲没读过什么书，说不出什么大道理。他只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：生活给你的苦，你不要怕，嚼碎了，咽下去，它就变成你往前走的力量。这些苦不会白受，它们会变成筋骨，让你站得更直。

如今我也有儿子。一天，他数学考砸了，哭得很伤心。我蹲下来，看着他的眼睛：“孩子，人生有些苦，要嚼嚼咽了。”

说完这句话，我看见父亲在远处微微颌首。原来生活的苦从来不是被遗忘的，而是被我们一点点嚼碎，咽下，最后变成骨子里的韧劲。这种韧劲，从父亲的父亲传下来，一代一代，生生不息。



投稿邮箱: 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 0595-22500109